

國家圖書館藏《古文春秋左傳》版本、序跋及輯者考釋

梁葆莉

內容提要：國家圖書館藏《古文春秋左傳》兩種清抄本，是研究《左傳》漢注的重要資料。這兩種版本內容大多相同，其差異主要體現在：題清惠棟本較題宋王應麟本輯錄了更多賈、服釋經（傳）的條目。在一些相同條目下，題清惠棟本較題宋王應麟本更準確。題宋王應麟本有王大隆跋，力主惠棟為此書的輯錄者；題清惠棟本的序與校則間接提出此書乃宋王應麟輯錄、惠棟補輯的觀點。題清惠棟本前有《序》，是一篇關於賈逵、服虔注釋的學術簡史，直觀地呈現了乾嘉時期的“吳派”學風。

關鍵詞：古文春秋左傳 版本 王大隆 惠棟 序跋

《古文春秋左傳》乃漢賈逵和服虔注的輯本，現存三種版本，國家圖書館（下稱國圖）藏兩種清抄本，均為十二卷，一種題宋王應麟輯，卷前有王大隆跋；一種題清惠棟輯，陳鱣、吳騫、吳昂駒校補，卷前有序；另外，上海圖書館藏有一種稿本，名為“古文春秋左傳漢學”，一卷，題“浚儀王應麟撰集，惠棟補輯”，無序和跋。

國圖所藏這兩種書集中羅列了賈逵和服虔的注解，是瞭解《左傳》漢注的重要資料，其內容有所不同，加以對勘，有裨於學者更精確地瞭解這兩種版本；另外，這兩種書的序和跋，對輯錄者做了較詳細的探討，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。

一、國圖藏題宋王應麟本與題清惠棟本內容對勘

漢代賈逵、服虔注是杜預注之前最重要的《左傳》注釋，是訓解《左傳》的基礎。《古文春秋左傳》輯錄賈、服注，此書在清代之前並無輯本，國圖所藏的兩個版本，均經名家收藏，頗為重要，為了讓學界對它們有較多瞭解，故將其內容相異之處悉數列舉如下：

卷數	題宋王應麟本	題清惠棟本	備注
卷一	無	繼室以聲子——聲子為諡，服虔諸儒以為非。（《晉書·禮志》）服虔注：聲子之諡，非禮也。（《通典·凶禮》二十六）	

(續表)

卷數	題宋王應麟本	題清惠棟本	備注
卷一	無	夏，公及宋公遇於清——劉、賈以遇者用冬遇之禮。(同前)	
卷二	無	經六年，大閱——賈注云：簡車馬於廟也。(《公羊》疏)	
卷三	無	立閔公——服虔注云：閔公於是年九歲。(《春秋正義》)	
卷四	以朝夕視君膳者也	以君朝夕視君膳者也	出自《左傳·閔公二年》，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，里克勸諫，云大子當“以朝夕視君膳者也”。題宋王應麟本佳。
卷五	無	經齊，宋師曹伯次於聶北救邢（元年）——《公羊》以為此言次於聶北救邢，與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於雍榆二事相反為之。作說言此是君也，進止自由，彼是臣也，先通君命，賈、服取以為說。(《春秋正義》)	
卷五	無	筮短龜長——馬融曰：“筮史短，龜史長。”(《周禮·占人》疏)	
卷五	傳羈綏（二十四年）	傳臣負羈綏（二十四年）	出自《左傳·僖公二十四年》，子犯助重耳回到晉國，以壁授重耳，曰“臣負羈綏從君巡於天下”。題清惠棟本為佳。
卷五	入桑泉取舊衰。	入桑泉取白衰。	當以“白衰”為是，題清惠棟本佳。
卷六	無	經秦伯薨卒（十八年）——賈氏云：《穀梁傳》云秦伯偃不道。(《公羊傳》昭五年疏)	
卷七	與子盟，而告王	與之盟，而告王	宣公十五年，子反與華元盟，“之”代華元。題清惠棟本為佳。
卷八	無	司空季子——服虔曰：胥臣白季也。(《晉世家》注)	

(續表)

卷數	題宋王應麟本	題清惠棟本	備注
卷九	傳會吳子壽夢也	會吳子壽夢也	此為《左傳·襄公十年》內容。題宋王應麟本佳。
卷九	無	經(二十一年)——賈逵注云:此年仲尼生,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,七十三年。(《春秋》襄三十一年正義)	
卷九	共姬	恭姬	“共”同“恭”,均可。
卷九	廬 嫠	廬婆嫠	當為“廬蒲”。二本皆有所失。
卷九	令尹 君矣	令尹似君矣——服虔云:言令尹動作似君儀,故云似君矣。(《春秋正義》曰:俗本作“以君”)	題清惠棟本佳。
卷十	其(以)享司寒	以享司寒	題清惠棟本佳。
卷十	無	火出而畢賦——服氏云:火出於夏為三月,於商為四月,於周為五月。(《天官·凌人》疏)	
卷十	大屈——賈逵曰:大屈,寶金,可以為劍,大屈,金所生地名。(《春秋正義》)《魯世家》注引服虔注曰:大屈,寶金,可以為劍,一曰大屈,弓名,魯連書曰楚子享侯魯侯於章華之臺,與之大觶之弓,既而悔之,大屈,殆所謂大觶之弓。(《春秋正義》)	大屈——賈逵曰:大屈,寶金,可以為劍,大屈,金所生地名。(《春秋正義》)《魯世家》注引服虔注曰:大屈,寶金,可以為劍,一曰大屈,弓名,魯連書曰楚子享侯魯侯於章華之臺,與之大觶之弓,既而悔之,大屈,殆所謂大觶之弓。(《春秋正義》)大屈弓名,服同,又云:大屈,曲也。賈云可以為寶金,可以為劍,出大屈也。(《釋文》)服虔云:一曰大屈,弓名,魯連書曰:楚子享侯魯侯於章華之台,與之大觶之弓,既而悔之,蓬啟疆見魯侯,魯侯歸之大屈,即大觶也。(《正義》)	“侯”為衍字。另,題清惠棟本又引《釋文》,更詳。
卷十	王有姻使趙成如周吊	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吊	外親之喪,當為“姻喪”。題清惠棟本佳。

(續表)

卷數	題宋王應麟本	題清惠棟本	備注
卷十	辰在子卯謂之疾日——鄭司農《春秋注》以為五行子卯，自刑（《檀弓下》正義）賈逵云桀以乙卯日死，紂以甲子日亡（以上杜同，死，讀作喪）故以為戒（陸氏《檀弓》釋文）	辰在子卯謂之疾日——鄭司農《春秋注》以為五行子卯，自刑（《檀弓下》正義）賈逵云桀以乙卯日死，受以甲子日亡（以上杜同，死，杜作喪）故以為戒（陸氏《檀弓》釋文）桀以乙卯亡，紂以甲子喪惡以為戒（《漢書·翼奉傳注》）	“受”當為“紂”，題宋王應麟本佳。“讀”當為“杜”，題清惠棟本佳。另，題清惠棟本又引《漢書·翼奉傳注》，更詳。
卷十	無	經十有二月（十年）——賈、服以為不書，冬刺不登臺視氣（《公羊疏》）	
卷十	有國、高以為內主	有高、國以為內主	國氏、高氏，齊上卿，在《左傳》中，國氏、高氏順序並不固定，此處一般為“國、高”。題宋王應麟本佳。
卷十	經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宋南里以叛（二十一年）	經（二十一年）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宋南里以叛	此處為體例問題，均可。
卷十	傳亟言之（二十一年）	傳（二十一年）亟言之	此處為體例問題，均可。
卷十	王弗應（二十一年）	無	
卷十	無	使女寬守闕塞——服虔云：闕塞，南山伊闕是也。（《太平寰宇記》卷李蘭幹《大元大一統志》卷三百八十三：馮智舒《資治通鑑綱目》周安王十五年《質實》、杜甫《游龍門奉先寺》詩注）	
卷十	昔武王克殷	昔文武克殷（諸家本作武王）	題清惠棟本更詳。
卷十	無	威黜不端（諸本咸或作滅）——王肅云咸，皆也。（《春秋正義》）	
卷十	規求無度	玩求無度	孔疏：“俗本作‘規’，服、王、孫皆注云：‘玩，食也。’則此言貪求無限度。本或作‘規’，謬也。”
卷十一	傳君之舒鼎臣之昭兆（六年）	傳（六年）君將以文之舒鼎，成之昭兆	“文”指衛文公，“成”指衛成公，即文公子。題清惠棟本佳。

(續表)

卷數	題宋王應麟本	題清惠棟本	備注
卷十二	無	經(四年)毫社災——賈氏云公羊曰薄社(《公羊疏》)	

經過仔細對照，發現兩種版本內容大多相同，以上相異之處說明：一、題清惠棟本較題宋王應麟本輯錄了更多賈、服釋經(傳)的條目。二、由上表中的“備注”可知，在一些相同條目下，題清惠棟本較題宋王應麟本更準確。

題清惠棟本還有吳騫、吳昂駒的校跋，這些跋語不僅是研究版本遞藏的重要資料，而且還是研究作為藏書家的吳騫、吳昂駒的重要資料，故輯錄如下：

卷三，“立閔公”——服虔注云：閔公於是年九歲。(《春秋正義》)

此葉版心處有夾簽，上題校跋：

騫按：公傳奪卜田，服注：云公即位時年九歲，丁云：九歲是(似)八之誤。

卷四，“猶有令名與其及也”——王肅曰：雖去猶可有令名(杜同)，何與其坐而及禍也。(同前)

此條後有夾簽，上題校跋：

賈服注：何以二條及王，豈肅引其語邪？當改。免床

卷十，“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”

此葉版心處有夾簽，上題校跋：

唐人謂陶唐之劉累(拜經樓本有“也”字，湖北監本《史記》有夏字)。騫按《鄭世家》作“子孫以服事商也”，此“夏”字疑衍。

卷三，“宋以武公廢司空”——服注云：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。(《檀弓》下正義)

此條後有校跋：

駒案：“子罕戴公子樂甫述之後”一條係誤入，當刪。

(左翻)

卷九，“執簡以往”——服注云：三古文篆書一簡八字。（《聘禮》疏《玉海》四十又四十一）

此注釋後有：

四不蹕，所甲切。（《周禮·縫人》注）

此葉版心處有夾簽，上題校跋：

拜經樓本頂格寫“四不蹕”，所甲切（《周禮·縫人》注）次行低一格。駒案此注應在次行白文下。

另外，題清惠棟本還有一些校語，主要依據清嚴蔚輯《春秋內傳古注輯存》（清乾隆二酉齋刻本）來校，故更具校勘學價值。

二、王大隆跋：力主惠棟輯錄《古文春秋左傳》

關於《古文春秋左傳》的輯者，從書的內容很難判斷，而三種版本著錄皆不相同，使得問題頗為複雜。國圖所藏兩種版本的序和跋，為探究輯者提供了一定的線索。題宋王應麟本有王大隆跋，該書書目信息如下：

古文春秋左傳十二卷 漢賈逵、服虔等撰 題宋王應麟輯 清抄本 王大隆跋
二冊 十一行二十一字紅格白口左右雙邊 書號 3743

內封有王大隆跋：

北宋王伯厚輯《春秋左傳古注》及《論語鄭注》，皆吾吳惠定字徵君所託名者也。前人雖有知之而不能悉悉，故袁陶軒於《論語》又疑為出於嚴厚民，惟勞季言決其為惠氏輯本，並言鮑以文曾有刻本。今未見《春秋》，則余昔於亡友丁君初我處見原稿本，想即此本之所自出也。頃以嚴豹人輯《左傳注》、宋于廷輯《論語注》與此本比勘，大致皆無異。嚴宋二家序中皆不言有惠氏書，二人素稱藏書家，又為同郡後學，於惠輯本不但未見耳，又未知豈以託名伯厚，故遂無注意及之者耶？嘗思惠氏託名伯厚之故，其以伯厚輯有《鄭氏易》、《三家詩》，故託以為重耶？以惠氏之篤古，似不宜出此。或本非定本，未經付刊，偶題古人之名，而後之傳鈔者遂亦仍而未改與？固與有心作偽者有異矣。且較攘竊他人著述而自名者何如也？余服膺惠氏之學，近輯《松崖讀書記》，觀書於瞿氏鐵琴銅劍樓，鳳起吾兄出此見示，以余審知其詳，屬為跋尾，遂書臆見於此，乙亥三月十一日王大隆記。

此書卷一題下、卷十二末均有“鐵琴銅劍樓”白文長印一枚，為瞿氏家藏。20世紀二三十年代，王大隆時往滬上訪書研學，與瞿氏第五代傳人瞿鳳起經常切磋學問。乙亥年（1935），大隆觀書於鐵琴銅劍樓，瞿鳳起以家藏《古文春秋左傳》示之，認為大隆詳知此書淵源，囑其題跋，此乃王大隆題跋之緣由。

王大隆主張此書為惠棟所輯。他在跋中提到嚴豹人和宋于廷。嚴豹人即嚴蔚，輯有《春秋內傳古注輯存》，王大隆將之與題王應麟輯的《古文春秋左傳》比勘，發現兩者大致無異；他又將宋于廷所輯的《論語注》與題王應麟輯的《論語鄭注》比較，亦大致相同。由於勞格斷言《論語鄭注》雖題為王應麟輯，實乃惠棟所輯。王大隆據此推斷《古文春秋左傳》亦屬此種情況，題為王應麟輯，亦實為惠棟輯。

王大隆認為，從主觀意願上來說，惠氏不大可能主動將自己的輯本託名王應麟。王應麟長期以來雖被當作輯佚學的開山祖師，然他最著名的輯佚活動，並不是輯錄《左傳》漢注：

昔王應麟以《易》學獨傳王弼，《尚書》止存偽《孔傳》，乃采鄭玄《易》注、《書》注之見於群書者，為鄭氏《周易》、鄭氏《尚書》注；又以四家之《詩》，獨《毛傳》不亡，乃采三家《詩》說之見於群書者，為《三家詩考》。嗣後好古之士，踵其成法，往往綴輯逸文，搜羅略遺。^①

可見，王應麟輯佚成就的代表作是鄭氏《周易》注、鄭氏《尚書》和注《三家詩考》，因王應麟所輯鄭氏《周易》注未注明出處，輯文次序與經文不完全吻合，又有遺漏，惠棟重輯此書為三卷。惠棟顯然深諳王應麟的輯佚成就，既然使王氏享有盛譽的並不是輯錄《左傳》注，惠棟似無必要託重。

從客觀條件來說，惠棟無需託名王應麟。惠棟的《春秋》學研究，在當時即有盛名。錢穆先生明確指出：“此所謂守古訓，尊師傳，守家法，而漢學之壁壘遂定。其弟子同縣余蕭客、江聲諸人先後羽翼之，流風所被，海內人士無不重通經，通經無不知信古，其端自惠氏發之，而於是有‘蘇州學派’之稱。”^②可以想見，作為吳派漢學的領袖，惠棟自然要致力於彰顯其學派，無需將自己的成果假作王應麟的。另外，惠氏四代人在《春秋》學方面成就尤顯。惠棟以治經為己任。他在所輯《九經古義·序》中說：

漢人通經有家法，故有五經師。訓詁之學，皆師所口授，其後乃著竹帛，所以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，與經並行。五經出於屋壁，多古字古言，非經師不能辨。經之義存乎訓，識字審音乃知其義，是故古訓不可改也，經師不可廢也。余家四世傳經，咸通古義，守專室，呻稿簡，日有省也，月有得也，歲有記也。顧念諸兒尚幼，日久失其讀，有不殖將落之憂，因述家學，作《九經古義》一書，吾子孫其世傳之，毋墮名家韻也。松厓惠棟識。^③

字里行間流露出惠棟基於家族治經成就而產生的使命感，大有將家學傳之後世的擔

當，似不會託名王應麟。

不只王大陸主張此書係惠棟所輯，潘景鄭亦有此識見。他為“惠氏古文春秋左傳稿本”作跋：

惠先生《春秋左傳補注》稿本，予曾見之賈人之手，以值昂未能置，數月來耿耿於懷。邇者，伯兄郵我《古文春秋左傳》稿本一冊，蓋自蘇輅轉得之者。予受而讀之，知前賢著書之不易，其掇拾之功力，迥非旦暮所得立就者。此冊為先生手采賈、服舊注，不自立說，其為《補注》癩祭之業，無疑也。卷端初題曰“春秋左氏傳集注”，後改題曰“古文春秋左傳漢學”，復塗乙“漢學”二字。眉端行間，先生手跡殆遍，與余所見《補注》稿本，當同出一時。《補注》流傳最廣，而此本雖非成稿，然循是以求撰述之業，蓋亦未可忽視也。予別藏先生手校《三傳》音訓殘本，經亂未知存佚否？此書及《補注》稿本，俱為故人丁初園先生舊藏。此本有虞山李氏藏印，初園先生蓋得諸鄉里者。此書幾經流徙，幸不出閭閻間，鄉賢遺澤，吉光片羽，可不寶諸！戊寅七月十八日。^④

戊寅年指的是1938年。潘景鄭所見的這本《古文春秋左傳》，即前面提到的今藏於上海圖書館的版本。潘景鄭收藏惠棟手校《三傳》音訓殘本，熟悉惠氏手跡，言之鑿鑿，與王大陸看法一致。

三、題惠棟本序與校：間接提出王應麟輯錄、惠棟補輯的觀點

國圖所藏題清惠棟輯的《古文春秋左傳》，書前有序。序中明確指出惠棟是真正的輯者：“此亦惠定宇所輯，不出王厚齋手。丙申春傳寫程漁門本，庚子夏粗閱一過，其秋九月錢可廬手輯本互校（初七上冊校畢，十五下冊校畢）。”錢大昭，字晦之，室名可廬。嘉定人，錢大昕弟。此序未署名，不知何人所作。問題並沒這麼簡單，序中雖已指明此書是惠棟所輯，但該書經陳鱣、吳騫和吳昂駒校補，卷二、卷九等多處注明“浚儀王應麟撰集”，可見，這三位乾嘉時期的藏書家仍然認為王應麟是真正的輯者。將此書的序與三位乾嘉學者的校語結合起來，實際上間接提出了《古文春秋左傳》由王應麟輯、惠棟補輯的觀點。

《古文春秋左傳》在清代以前的目錄著作裏未見著錄。到了清代，纔有了此書的記載，質疑王應麟輯錄此書確非空穴來風，然吳騫始終堅持此書乃宋王應麟所輯。吳騫陽所輯的《拜經樓藏書題跋記》彙集其父吳騫等人的賞鑒題識：

右十二卷，王應麟撰集。先君子從小疋學博鈔校，識後云：“乾隆癸卯秋日從歸安丁君小疋借錄。九月晦日，校於阜亭道中。烏柏醉霜，青山如畫。”^⑤

歸安丁君小疋指的是丁傑（1738—1807），字升衢，號小疋，浙江歸安人。吳騫（1733—1813）是清前期惠棟身後的藏書家，比惠棟晚出生36年。乾隆癸卯是1783年，

時丁傑在北京，吳騫向其借錄此書，堅稱由宋王應麟所輯。

鐵琴銅劍樓瞿氏也主張此書由王應麟所輯：

宋王應麟撰。是書搜輯賈氏述、服氏虔舊注並鄭康成、馬季長、王子雍之說。諸家書目俱未著錄。吳中惠氏藏有鈔本，其輯《左傳補注》，如“邱賦辛兩”之說，不從杜，“遂扶以下”作“遂旣以下”，以為燕飲解酲之證。皆本之。^⑥

瞿鏞編纂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時，曾延請季錫嘯、王振聲釐定，光緒初年，鐵琴銅劍樓第三代傳人秉淵、秉清昆仲又請管禮耕、王頌蔚、葉昌熾（1849—1917）至家校對，至第四代傳人啟甲、啟文、啟科時方刊印面世，20世紀80年代，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重印此書，瞿氏第五代傳人瞿鳳起和第六代瞿果行做了大量的校補工作，可見此書乃彙集瞿氏五代人的才智而成。瞿氏家族認為《古文春秋左傳》由宋王應麟所輯，惠氏只藏有此書的鈔本，並不是《古文春秋左傳》的輯者。不僅吳騫、瞿氏堅持王應麟是真正的輯者，同治年間的學者耿文光（1830—1908）亦如是認為：“王應麟輯《古文春秋左傳》十二卷，中載賈佚說，馬氏以為疏漏，更補綴為二卷。”另外，葉昌熾在《緣督廬日記鈔》也如上著錄：“《古文春秋左傳》十二卷，王應麟輯，舊鈔本。”

還有一種中和觀點，認為《古文春秋左傳》係王應麟撰，惠棟補。盧文弨在《王伯厚輯古文春秋左傳序》中如是說：

宋厚齋王氏乃於諸書中搜輯補輟，賈、服外，若鄭康成、馬季長、王子雍之說咸錄焉。匪徒掇拾闕遺，蓋將以正杜氏之失也。因十二公分十二卷。江寧嚴用晦從秦中舊家錄此以歸，余見而愛之。向見吳中惠定宇《左傳補注》一書，亦以古義糾杜之違，服其精確，錄而置之篋中有年矣。今乃知王氏此書，定宇祖父以來即相傳有鈔本，而外人罕得見。余雖往來吳中，實不知惠氏之有此書也。頃閱近人余仲林所為鈎沈，而後知之。惟王氏開之於前，故惠氏祖孫得益精之於後。^⑦

近年編撰的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則對這一問題作了折中處理，如是著錄：“古文春秋左傳一卷，漢賈逵、服虔等撰，題宋王應麟輯，清惠棟補輯，稿本。”由此可見，題清惠棟本的序雖然斷言此書乃惠棟所輯，但校語則主宋王應麟，將序與校語結合起來看，應該就是這本書呈現出來的觀點。

四、題惠棟本序：“吳派”學風的呈現

題惠棟本的《古文春秋左傳》書前有序。序文內容豐富，是研究清代學術史的重要資料，可分為兩部分，前半部分主要梳理宋前典籍對於賈、服注的一些記載。茲整理如下：

賈、服好引二傳為杜氏所訶，《公》、《穀》疏中當採摭之，賈、孔疏中推原

賈、服意者，用小注為□，錢本賈、服各自為書，故遇兩家注同者，必重載之，又馬氏、王氏、孫氏諸家說不載，又不注書名，大約不出《正義》及惠氏《左傳補注》兩書。何休《公羊序》云：“賈逵線隙奮筆，以為《公羊》可奪，《左氏》可興。”《公羊疏》：“賈逵作《長義》四十條，云：‘《公羊》理短，《左氏》理長。’”《左氏·僖十五年》正義云：“服虔《解詁》，其文甚煩，《昭十六年》正義言：‘服虔尚未能離經辨句，復何須注述大典？’《後漢書·馬融傳》：‘融嘗欲訓《左氏春秋》，及見賈逵、鄭衆注，乃曰：‘賈君精而不博，鄭君博而不精，既精既博，吾何加焉？’但著《三傳異同說》。”《服虔傳》：“虔入太學受業，作《春秋左氏傳解》，行之至今。又以《左傳》駁何休之所議漢事十六條，中平末，拜九江太守。”《世說新語·文學》：“鄭玄欲注《春秋傳》，尚未成時，行與服子慎遇，宿客舍。先未相識，服在外車上，與人說已注傳意（《漢南紀》：服虔字子慎，河南滎陽人，少行清苦，為諸生，尤明《春秋左氏傳》，為作訓解，舉孝廉，為尚書郎、九江太守），玄聽之良久，多與己同，玄就車與語曰：‘吾久欲注，尚未了，聽君向言，多與吾同。今當盡以所注與君。’遂為服氏注。”“服虔既善《春秋》，將為注，欲參考同異，聞崔烈集門生講傳（摯虞《文章志》曰：烈字威考，青陽安平人，駟之孫，瓊之兄子也。靈帝時，官至司徒、太尉，封陽平亭侯），遂匿姓名，為烈門人質作食。每當至講時，輒竊聽戶壁間，既知不能踰己，稍共諸生敘其短長。烈聞，不測何人。然素聞虔名，意終未明，疑之，明早往，及未寐，使呼：‘子慎！子慎！’虔不覺驚應。遂相與友善。”

《隋書》：“諸儒傳《左氏》者甚衆。其後賈逵、服虔並為訓解，至魏，遂行於世。晉杜預又為《經傳集解》，服虔、杜預注俱古學，而後學惟傳服義。至隋，杜氏盛行，服義浸微，今殆無師說。”

《北史》：“河北諸儒通《春秋》者，並服子慎所注。其河外諸生，俱服膺杜氏。大抵南北所為章句，尚好互有不同，江左之傳則杜元凱，河洛《左傳》則服子慎，要其會歸，殊方同致矣。”

序中依次搜羅了《公羊序》、《公羊疏》、《春秋左傳正義》對賈逵、服虔注釋的記載。摘錄了《後漢書·馬融傳》的相關資料，指出賈逵注《左氏春秋》“精而不博”的特點。引用《後漢書·服虔傳》，說明服虔作《春秋左氏傳解》，並以《左傳》進身。引用《世說新語·文學》裏的生動故事，勾勒出鄭玄對服虔注的作用。還記載了服虔與崔烈切磋《左傳》的戲劇性故事。摘錄了《隋書·經籍志》中賈、服注在唐以前的流傳情況。歸納了《北史》中服注與杜注在南北方的接受情況。

後半部分主要羅列唐及以後幾部重要典籍賈、服注的著錄情況，主要是《經典釋文》、《隋書·經籍志》、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、《新唐書·經籍志》、《通志》、《續漢書》。摘錄幾無遺漏，整理如下：

《經典釋文》：賈逵《左氏解詁》三十卷，服虔《解詁》三十卷，服虔《音》一卷。

《隋志》：《春秋左氏長經》二十卷，漢侍中賈逵章句。《春秋左氏解詁》三十卷，賈逵撰。《春秋左氏傳解詁》三十一卷，漢九江太守服虔注。《春秋杜氏、服虔注春秋左傳》十卷殘缺。梁有服虔、杜預《音》三卷。《春秋釋詁》一卷，賈逵撰。《春秋左氏傳朱墨列》一卷，賈逵撰。《春秋左氏膏肓釋病》十卷，服虔撰。梁有《春秋漢議駁》二卷，服虔撰，亡。《春秋成長說》九卷，服虔撰。《春秋塞難》三卷，服虔撰。《春秋左氏傳賈、服異同略》五卷，孫毓撰。《春秋三家經本訓詁》十二卷，賈逵撰。《春秋外傳國語》二十卷，賈逵撰。

《舊唐志》：《春秋三家經詁訓》三十卷，賈逵撰。《春秋左氏長經章句》三十卷，賈逵撰。《春秋左氏傳解詁》三十卷，賈逵撰。《春秋左氏傳解詁》三十卷，服虔注。《春秋左氏音隱》一卷，服虔撰。《春秋成長說》七卷，服虔撰。《春秋左氏膏肓釋病》五卷，服虔撰。《春秋塞難》三卷，服虔撰。《春秋左氏傳賈、服異同略》五卷，孫毓撰。《何氏春秋漢記》十一卷，服虔撰。

《新唐志》：賈逵《春秋左氏長經章句》二十卷，又《解詁》三十卷，《春秋三家訓詁》十二卷。服虔《左氏解詁》三十卷，又《膏肓釋病》五卷，《春秋成長說》七卷，《塞難》三卷，《音隱》一卷，《駁何氏春秋漢議》十一卷，孫毓《左氏傳義注》三十卷、《賈服異同略》五卷。

《通志》：《春秋左氏長經》二十卷，漢侍中賈逵章句。《春秋左氏解詁》三十卷，賈逵。《春秋左氏傳解詁》三十一卷，服虔。《春秋左氏膏肓釋病》一卷，服虔。《駁何氏漢議》十一卷，服虔。《春秋塞難》三卷，服虔。《春秋傳賈服異同略》五卷，孫毓。《春秋三家經本訓詁》十二卷，賈逵。《春秋外傳國語》二十卷，賈逵。

《續漢書·禮儀志注補》：《春秋釋病文》曰：“漢家郡守行大夫禮，鼎俎饗豆，工歌縣。”《東觀漢紀》：“建初元年，詔賈逵曰：南宮雲臺，使出左氏大義。”（《文選·詣建平王上書》注）

以上所列純粹是宋前賈、服注的著錄史，可以看到此序對賈、服注的強烈興趣，何以如此？我們將這些豐富的材料置於清代學術文化生態下去考察，纔能捕捉到其中更深層的信息。

清初三四十年，即從順治元年（1644）到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，以顧炎武為代表的明朝遺老，胸中鬱結着改朝換代的痛楚，決然走出王學談論心性的迷宮，轉向經世致用之學。康熙二十年以後，以陸桴亭、陸稼書後學為代表的學者追步程朱之學，且用力在王學與漢學之間做些調和，成為後來乾嘉學派出現的先聲。雍正到乾隆朝前三四十年，清朝的統治漸趨穩固，開始意識到控制文人思想的必要性，文網頗密。知識分子本來是社會中最為敏感的群體，在書籍禁毀的浪潮和“文字獄”的襲擊下，轉身面對古代典籍，致力於探求“本義”和“原旨”。漢人離古不遠，於是很多學者開始關注漢人的說解。這就是漢學興起的原因。具體到《春秋》學，就是杜注受到挑戰。梁啟超曾說：“《左傳》則排斥杜預，上宗賈逵、服虔，故馬（宗璉）有賈服注輯，（未見）李貽德有《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》二十卷，臧（壽恭）有《春秋左氏古義》六卷。”^⑧道出了

漢學思潮下《春秋》學的研究特徵。

惠氏家族應時而生。惠棟高祖惠有聲（1611—1697）通經，以《九經》教授鄉間，著有《左傳補注》一卷。惠棟祖父惠周惕亦通經，有《春秋問》等經學著作。其父惠士奇著有《春秋說》。到惠棟這一代，已是四世通經，且於《春秋》一經，家學淵源。惠棟崇尚經學古義，嚴格遵守漢儒舊說。採摭漢儒經注斷章殘句，搜羅漢人佚注，欲輯成《十三經古義》，終成《九經古義》十六卷。《左傳》另行，名《左傳補注》，六卷。其序可看作一種宣言：

棟曾王父樸庵先生，幼通《左氏春秋》，至耄不衰，常因杜氏之未備者，作《補注》一卷，傳序相授，於今四世矣。竊謂《春秋》三傳，《左氏》先著竹帛，名為古學，故所載古文為多。晉宋以來，鄭、賈之學漸微，而服、杜盛行，及孔穎達奉勅為《春秋正義》，又專為杜氏一家之學。值五代之亂，服氏遂亡。嘗見鄭康成之《周禮》，韋宏嗣之《國語》，純采先儒之說，末乃下以己意，令讀者可以考得失而審異同。自杜元凱為《春秋集解》，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，又其持論間與諸儒相違，於是樂遜《序義》、劉炫《規過》之書出焉。棟少習是書，長聞庭訓，每謂杜氏解經頗多違誤，因刺取經傳，附以先世遺聞，廣為《補注》六卷，用以博異說、祛俗議，宗韋、鄭之遺，前修不揜，效樂、劉之意，有失必規其中，於古今文之同異者尤悉焉，傳之子孫，俾知四世之業，勿替引之云爾，戊戌冬日東吳惠棟定字序。^⑤

惠棟對於漢學，可謂堅定。正如錢大昕所說：

宋元以來，說經之書，盈屋充棟。高者蔑棄古訓，自誇心得；下者剽襲人言，以為己有。儒林之名，徒為空疏藏拙之地。獨惠氏世守古學，而先生所得尤深。擬諸漢儒，當在何邵公、服子慎之間，馬融、趙岐輩不能及也。^⑥

再次印證了惠棟堅守漢學的學術追求。

作為漢學堅定的推行者，惠棟身後排列的是沈彤、江聲、余蕭客、江藩、王鳴盛等“吳派”學者，他們唯漢是信，致力於搜集漢儒的經說，重視名物訓詁、典章制度的傳統。除了惠棟的多種著作以外，余蕭客的《古經解詁沉》、李貽德的《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》等亦頗有影響。以惠棟為首的“吳派”和以戴震為首的“皖派”，共同挑起了乾嘉學術的大梁。對於具體學者而言，選擇學術道路似乎是一種無可厚非的個人行為。當我們把惠棟放在清初學術環境下考察，就可以發現，惠棟代表的是文人的境界與立場。“吳派”漢學家這一群體孜孜不倦地尋求漢人注釋，秉持執著甚而執拗的為學姿態，產生了一批有影響的著作，但亦不可避免地具有惟漢是信的缺陷。缺陷與卓越並存的學術群體，給後人留下不斷思考的餘地。

注釋：

- ① 葉瑛：《文史通義校注》，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978頁。
- ② 錢穆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商務印書館，1997年，353頁。
- ③ 惠棟：《九經古義》，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- ④ 潘景鄭：《著硯樓書跋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，7頁。
- ⑤ 吳壽暘：《拜經樓藏書題跋記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，11頁。
- ⑥ 瞿鏞編纂、瞿果行標點、瞿鳳起覆校：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卷五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，143頁。
- ⑦ 盧文弨，王文錦點校：《抱經堂文集》，中華書局，1990年，16—17頁。
- ⑧ 梁啟超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東方出版社，1996年（“民國學術經典文庫·思想史類叢”），291頁。
- ⑨ 惠棟：《春秋左傳補注·序》，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- ⑩ 錢大昕：《惠先生棟傳》，《潛研堂文集》卷三十九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705頁。

（作者單位：國家圖書館研究院學科研究室）